



茶之水，山水为上，江水次之，井水为下。那么，一些品牌的山泉水之类，我认为是可以用作普通品鉴泡茶之用的。”

当然，对于老杭州来说，龙井茶配虎跑泉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2022年夏，记者曾再访杭州。当时在地铁里还曾看到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者，身上背着四五个大塑料水瓶，赶往虎跑接水。某种程度上说，这到虎跑接水本身，不仅是杭州一些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更也是龙井品饮的一种习俗。

刘秋萍告诉记者：“中国地大物博，各个地区分布的茶种不同，诸如大叶种、中叶种、小叶种茶，各自所适合的制茶方式必然不同。中国山脉地势不同，茶产地也就不同。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，各民族不同，文化习俗就有所差别。但这本身只能说明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。”刘秋萍的父亲本身是一位老茶人，因此导致了自小就爱喝茶。

“那时候，上海哪有那么多品种的茶？普通老百姓的消费水平也不高。哪有人天天喝龙井的？一般都是炒青、高沫买回家来泡茶饮用。”刘秋萍道。所谓高沫，如今的“90后”“00后”都不怎么听说过，甚至不太明白所指为何。当年的高沫，亦即高级茶叶的碎沫，也未必分得清是龙井还是毛峰所剩。茶叶店或者茶场按照比例配置一番，也就在一些烟纸店销售了。老茶客清晨早起，许就是带着自家的高沫，到老虎灶孵上一上午呢。后来，刘秋萍到云南插队，云南的大叶茶泡的醇而浓的茶水，成为她劳动一天精疲力尽时最好的饮料。回想起当年的甘苦，刘秋萍直言：“衣食足而知礼仪。

“中国茶”申遗后，似乎有了后继有人的迹象。当然，情况也不能完全乐观。

老百姓的生活，包括茶事，也莫不如此。当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，许多人富足起来了，才更讲究茶文化的发掘，才能让各个地方的茶文化得以更多的交流。”

在改革开放以前，上海市场高品质茶叶，主推杭州的龙井。刘秋萍记得，上世纪90年代初她开出第一家秋萍茶宴馆的时候，市面上还是这样的情景。而自1997年开始，铁观音已经引起了部分市民的极大兴趣。“许多老百姓感觉铁观音的滋味更丰富一些。其实，在改革开放之前，交通不便，一般市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铁观音这类乌龙茶。即使几家名牌茶叶店有售，普通市民也不会去触碰价格高昂的此类产品。”刘秋萍说，“甚至，当年大多数人肚子里没油水，消受不起狠刮油水的乌龙茶罢？”

在铁观音流行了一阵之后，上海茶叶市场畅销的是“黑白两道”——黑者，普洱茶；白者，白茶。“茶叶市场品种日渐丰富的进程，明显就是老百姓生活改善的过程的写照。老百姓认为生活需要更丰富多彩，品种多，总归比品种少要好。”在刘秋萍看来，“千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，中国茶的多样性显著，但这样的多样性真正令更多人领略、品鉴，甚至发扬光大，还是近些年的事。

记者2021年春在杭州满觉陇采访到“90后”姑娘高敏，就能证明刘秋萍所言不虚。高敏是满觉陇

本地人，自己父亲、祖父世代茶农，舅舅家也是茶农。可她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某互联网公司做大数据风控的工作。直到2020年，她回到家里，接手了家里龙井茶的销售，渐渐做出了名堂。一年多来，记者看她到微信朋友圈，每天总是与茶有关。无论是用龙井茶原料制作红茶品类九曲红梅，还是用满觉陇的桂花窰制，她可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当然，学习传统手工炒茶技艺，也是她日常的功课——按说，作为老板，她完全可以不去干这事。但为了弄通这一行，高敏日日坚持。同时，她还开发露营式茶话等活动。在2022年11月18日参加浙江省农创客大培训第三期结业典礼时，她获得了优秀学员称号。如此看，“中国茶”申遗后，似乎有了后继有人的迹象。

当然，情况也不能完全乐观。近年，《新民周刊》记者曾前往四川蒙山采访。“扬子江心水，蒙山顶上茶”，蒙山堪称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。山上于1986年设立的蒙山茶史博物馆，是中国最早的茶及茶文化史博物馆。可当时采访了有30余年手工炒茶经验的“甘露大师”周启秀，却得到了一句“后继乏人”的喟叹。包括此后在贵州湄潭等地的走访，令人感觉——总体上说，西南地区的茶叶品类越来越被外界所知晓，市场销售情况也越来越好，可能够传承技艺的茶人越